

開

崔東壁先生遺書

梁啟超署檢

船

學

PDG

古文尙書辨僞目錄

卷一

古文尙書眞僞源流通考

卷二

集前人論尙書眞僞

李巨來書古文尙書冤詞後補說

堯典分出舜典考辨

(附)弟邁讀僞古文尙書黏簽標記

古文尙書辨僞卷之一

大名崔述東壁稿

古文尙書眞僞源流通考

唐宋以來，世所傳尙書凡五十八篇；其自堯典以下至於秦誓三十三篇，世以爲今文尙書；自大禹謨以下至於罔命二十五篇，世以爲古文尙書。余年十三，初讀尙書，亦但沿舊說，不覺其有異也。讀之數年，始覺禹謨湯誥等篇，文義平淺，殊與三十三篇不類；然猶未敢遽疑之也。又數年，漸覺其義理亦多刺謬。又數年，復漸覺其事實亦多與他經傳不符。於是始大駭怪，均爲帝王遺書，何獨懸殊若此？乃取史漢諸書覆考而細核之；然後恍然大悟，知舊說之非是。所謂古文尙書者，非「孔壁之古文尙書」，乃齊梁以來江左之僞尙書。所謂今文尙書者，乃

「孔壁之古文尙書」也。今文尙書者，伏生壁中所藏，凡二十

八篇，

後或分爲三十一篇。

皆隸書；故謂之「今文」。與今堯典以下三

十三篇篇目雖同，而字句多異。古文尙書者，孔氏壁中所藏，

皆科斗字；故謂之「古文」。孔安國以今文讀之，得多十六篇

，其二十八篇，即今堯典以下三十三篇。原止分爲三十一篇，

馬融鄭康成之所註者，是也。其十六篇，殘缺不全，絕無說師

，謂之古文尙書逸篇。西漢之時，今文先立於學官。迨東漢時

，古文乃立。自是學者皆誦古文，而今文漸微。永嘉之亂，今

文遂亡，古文孤行於世。僞尙書者，出於齊梁之間，而盛於隋

世，凡增二十五篇，又於三十一篇中別出舜典益稷兩篇，共五

十八篇。有傳及序，僞稱漢孔安國所作。唐孔穎達作正義，遂

黜馬鄭相傳之真古文尙書，而用僞書僞傳取士。由是學者童而習之，不復考其源流首尾，遂悞以此爲卽古文尙書；而孔壁古文之三十一篇，反指爲伏生之今文。遂致帝王之事跡，爲邪說所淆誣，而不能白者，千有餘年；余深悼之！故於考信錄中逐事詳爲之辨，以期不沒聖人之真。然恐學者狃於舊說，不能考其源流，察其真僞，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實也；故復溯流窮源，爲六證六駁，因究作僞之由，并述異真之故，歷歷列之如左，庶僞者無所匿其情云爾。

（一）孔安國於壁中得古文尙書，史記漢書之文甚明，但於二十九篇之外，復得多十六篇，並無得此二十五篇之事。

孔氏有古文尙書，而安國以今文讀之，因以起其家，逸書得十

餘篇，蓋尙書滋多於是矣。

史記儒林列傳，（漢書文同，不複舉

古文尙書者，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，魯共王壞孔子宅，欲以廣其宮，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，皆「古」字也。共王往入其宅，聞鼓琴瑟鍾磬之音；於是懼，乃止不壞。孔安國者，孔子後也，悉得其書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，安國獻之，遭巫蠱事，未列於學官。漢書藝文志。

按二十九篇者：堯典，

今舜典「慎徽五典」以下，在內。

皋陶謨，

今益稷篇在內。

禹貢，甘誓，湯誓，盤庚，

三篇合爲一篇。

高宗彤日，西伯戡黎，

微子，牧誓，洪範，金縢，大誥，康誥，酒誥，梓材，召誥

，洛誥，多士，無逸，君奭，多方，立政，顧命

康王之誥在內。呂

刑，文侯之命，費誓，秦誓，凡二十八篇，并序爲二十九篇

，與今文篇數同。史記所謂「以今文讀之者」是也。其十六篇：舜典，汨作，九共後或分爲九篇，故正義謂之二十四篇。大禹謨，益稷，五子之歌，允征，湯誥，咸有一德，典寶，伊訓，肆命，原命，武成，旅獒，冏命。史記所謂：「起其家，逸書得十餘篇」者，是也。而今所傳二十五篇：則有仲虺之誥，太甲三篇，說命三篇，泰誓三篇，微子之命，蔡仲之命，周官，君陳，畢命，君牙十有六篇；而無汨作，九共，典寶，肆命，原命五篇。惟舜典等，十有一篇，與漢儒所傳篇目同。而舜典益稷皆自堯典皋陶謨分出，非別有一篇。篇目既殊，篇數亦異，其非孔壁之書明甚。使孔壁果得多此二十五篇；班固何以稱爲十六篇，司馬遷何以亦云十餘篇乎？蓋撰僞書者，

聞有五十篇之目，劉向別錄云：五十篇，蓋分盤庚爲三篇，九共爲九篇，別出康王之誥，而增

河內女子之僞泰誓三篇也。不知其詳，故撰此二十五篇，而別出舜典益稷

二篇，以當其數。惜乎學者之不察也！

(一)自東漢以後，傳古文尙書者，杜林，賈逵，馬融，鄭康成諸儒，歷歷可指，皆二十九篇，並無今書二十五篇。

杜林，茂陵人，嘗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，寶愛之。每遭困阨，

握抱嘆息曰：『古文之學，將絕於此邪？』建武初東歸，徵拜侍御史，至京師。河南鄭興，東海衛宏皆推服焉。濟南徐兆始事衛宏，後皆更從林學。林以所得尙書示宏曰：『林危阨西州時，常以爲此道將絕也；何意東海衛宏，濟南徐生復得之邪？是不墜於地矣！』後漢紀光武帝第八卷。

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。林同郡，賈逵爲之作訓；馬融作傳；鄭

元注解；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。後漢書儒林傳。

尚書十一卷。

馬融注

尚書九卷。

鄭元注

尚書十一卷。

王肅注

○後漢扶

風杜林傳古文尚書，同郡賈逵之爲作訓，馬融作傳，鄭元亦爲之注，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。隋書經籍志。

按王莽之末，赤眉焚掠，典籍淪亡畧盡；是以杜林死守此書，以傳於後。其二十九篇者，卽史記所謂「以今讀之」，本紀世家之所引者，是也。馬鄭皆傳杜林之書，而止二十九篇；然則非但仲虺之誥等十有六篇，爲「古文」所無，即大禹謨等九篇，亦非杜林賈逵所傳之「古文」矣。如果二十五篇出於孔壁，經傳歷歷俱全；何以杜林漆書無之，賈馬鄭諸儒皆

不爲之傳注乎？然則二十五篇決非安國壁中之書明矣。

(一)僞書所增二十五篇，較之馬鄭舊傳三十一篇，文體迥異，顯爲後人所撰。

大禹謨與皋陶謨不類。篇末誓詞，亦與甘誓不類。

五子之歌，允征，撫拾經傳爲多；其所自撰，則皆淺陋不成文理。

秦誓三篇，誓也；與湯誓，牧誓，費誓皆不類。

仲虺之誥，湯誥，武成，周官，皆誥也；與盤庚，大誥，多士，多方皆不類。

伊訓，太甲三篇，咸有一德，旅獒，皆訓也；與高宗彤日，西伯戡黎，無逸，立政皆不類。

說命，微子之命，蔡仲之命，君陳，畢命，君牙，冏命，九篇皆命也；與顧命；文侯之命皆不類。

按臯陶謨高古謹嚴，大禹謨則平衍淺弱，湯牧二誓和平簡切；秦誓三篇則繁冗憤激，而章法亦雜亂。盤庚諸誥，詰曲聱牙之中，具有委婉懇摯之意；仲虺三誥，則皆淺易平直，惟武成多摘取傳記之文，較爲近古，然亦雜亂無章。訓，在商者簡勁切實，在周者則周詳篤摯，迥然兩體也，而各極其妙；伊訓太甲諸篇，在彤日戲黎前數百餘年，乃反冗泛平弱，固已異矣！而周書之旅獒，乃與伊訓等篇如出一手，何也？至於「命」詞九篇，淺陋尤甚，較之文侯之命，猶且達出其下，況顧命乎！且三十一篇中，「命」止二篇；而二十五篇「命

「乃居其九：豈非因「命」詞中無多事跡可叙，易於完局，故爾多爲之乎？試取此二十五篇與三十一篇，分而讀之，合而較之，則黑白判然，無待辨者；無如世之學者，自童子時即連屬而讀之，長遂不復分別，且多不知其孰爲馬鄭所傳，孰爲晉以後始出；者況欲其較量高下，分別真僞，此必不可得之數也，其亦可歎也夫！

(一)二十九篇之文，史記所引甚多，並無今書二十五篇一語。

五帝本紀，堯典之文

舜典「慎徽五典」以下，在內。全載。

夏本紀，禹貢皋陶謨

益稷在內。

甘誓之文全載；僞書之大禹謨五子之

歌允征三篇，無載其一語者。

殷本紀，宋世家，湯誓洪範

今在周書中。高宗彤日西伯戡黎之文全載；

微子載其半；盤庚畧載大意；僞商書凡十篇，無載其一語者；湯誥頗載有數十言，乃今僞書所無。

周本紀，魯世家，牧誓金縢之文全載；無逸呂刑費誓皆載其半；多士顧命康王之誥在內畧載大意。燕世家之君奭，衛世家之康誥酒誥梓材，秦本紀之秦誓皆畧載大意。僞周書十二篇，無載其一語者。

按真古文尙書二十八篇，史記全載其文者十篇；載其半者四篇；畧載其大意者八篇；其未載者，周書六篇而已。蓋此十四篇者，誥體爲多，文詞繁冗，而罕涉於時事。故或摘其略而載之，或竟不載，從省文也；然所載者亦不可謂少矣。僞書二十五篇，乃無一篇載者，何也？阜陶謨載矣；大禹謨何以反不載？甘誓湯誓牧誓皆載矣；秦誓何以獨不載？呂刑

，衰世之法，猶載之；周官，開國之制，而反不載？至於武成，乃紀武王伐商之事，尤不容以不載；然則司馬氏之未嘗見此書也，明矣。夫遷既知有「古文」，而從安國問「故」矣；何以不盡取而觀之？安國既出二十八篇以示遷矣；即何者此二十五篇，而秘不以示也？然則此二十五篇之書，不出於安國，顯然易見。惜乎後儒之不思也！

（二）十六篇之文，漢書律歷志嘗引之，與今書二十五篇不同。伊訓篇曰：『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，伊尹祀於先王，誕資有牧方明』。漢書律歷志。

武成篇：惟一月壬辰，旁死霸。若翌日癸巳，武王乃朝，步自周，于征伐紂。粵若來三月，既死霸。粵五日甲子，咸劉商王紂。

惟四月既笏生霸。粵六日甲戌，武王燎於周廟。翌日辛亥，祀於天位。粵五日乙卯，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。並同上。

尚書逸篇二卷。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。考其篇目，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，故附尚書之末。隋書經籍志。

按漢志所引伊訓武成之文，皆與今書伊訓武成不同；則今之伊訓武成，非孔安國壁中之書，明矣。伊訓武成，既非孔壁「古文」，則大禹謨等七篇，亦必非孔壁「古文」矣。况仲虺之誥等十有六篇，乃孔壁之所本無者乎？蓋所得多之十六篇，文多殘缺難解；故漢志雖間有徵引，而學者皆罕所誦習。馬融所謂：「逸十六篇，絕無師說」，者也。既無師說，則日益以湮沒，是以迨隋，僅存二卷。至唐以僞書取士，人益

不復觀覽，遂并此二卷而亡之耳。由是言之，尙書逸篇即馬融之逸十六篇，劉歆班固所引伊訓武成之文，此乃孔壁之真「古文」；而二十五篇爲後人所僞撰，不待言矣。

(一)自東漢逮於吳晉數百餘年，注書之儒，未有一人見此二十五篇者。

書曰：『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曰其助上帝，寵之四方。有罪無罪，惟我在。天下曷敢有越厥志。』〔註〕書，尙書逸篇也。趙岐孟子註。

書曰：『湯一征，自葛始。』〔註〕書曰：『徯我后？后來其蘇。』〔註〕此二篇，皆尙書逸篇之文也。同上。

書曰：『澤水警余。』〔註〕尙書逸篇。同上。

兌命曰：『念終始典于學。』〔註〕「兌」當爲「說」字之誤也。高宗

夢傳說，求而得之，作說命三篇，在尙書，今亡。鄭康成學記註

君陳曰：『爾有嘉謀嘉猷，入告爾君於內，女乃順之於外。曰此

謀此猷，惟我君之德；於乎是惟良顯。』〔註〕君陳，蓋周公之子哉

伯禽弟也。名篇在尙書，今亡。鄭康成尹吉曰：『惟尹躬及湯，咸

有一德。』〔註〕「吉」當爲「告」，「告」古文「誥」字之悞也。尹告

，伊尹之誥也。書序以爲咸有一德，今亡。鄭康成緇衣註

夏書有之曰：『衆，非元后，何戴？后，非衆，無與守邦。』〔註〕

夏書，逸書也。韋昭國語註

夏書曰：『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，勸之以九歌，勿使壞。』〔註〕

逸書杜預春秋左傳集解